

陰差陽錯說吳宓

段懷清



吳宓

胡適一九一六年三月十五日家書中，曾提到當時國內有高校擬邀其歸國之後赴任事。

吳宓與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面晤，並答應歸國之後來北京高師任教。

到北京大學的胡適，成為了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而到南京高師的吳宓，與一幫志同道合者一起，編輯《學衡》。

如果說思想方面的分歧尚可討論，而在個人情感生活方面的隱私，則難容他人置喙了。

近讀那場情感風波的另一位當事人毛彥文女士的回憶錄《往事》，原以為能對那場風波的原委，有另一立場視角的說法，翻來翻去也未見。

毛彥文早年在浙江衢州的江山成長生活求學。說到江山，人們一般首先會聯想到當年黃巢大軍開關仙霞古道。

「江山船娘」或許可與「揚州瘦馬」一比，不過也都是些不大尊重女性的舊俗乃至陋俗。

「江山船娘」的稱謂，想來當與「江山九姓船」的得名有關，好事者可自查尋。

其詩篇頗富，模山範水，不作苦語，和平沖澹，自寫天機。亦能詞，有《偶齋詩草》內外集及《偶齋詞》傳世。

這是在途納江山船隻為妾自幼，罷官隱居，築室西山，往居之。是冬，皇太后萬壽祝嘏，賞三品秩。

七年，授內閣學士，出典福建鄉試。既蒞事，還朝，以在途納江山船隻為妾自幼，罷官隱居，築室西山，往居之。

其詩篇頗富，模山範水，不作苦語，和平沖澹，自寫天機。亦能詞，有《偶齋詩草》內外集及《偶齋詞》傳世。

江山人素來獨立自尊強悍，尤以「船民」為甚。寶廷耐不住旅途寂寞，招惹了船娘，弄得裡外不是人。

吳宓則陰差陽錯地愛上一個心存高遠的江山人，不過在毛彥文的敘述中，吳宓幾乎根本不曾入其慧眼。

誰的時間更寶貴

流沙

十字街頭，一輛寶馬與一輛殘疾人三輪車相撞，寶馬車擦破了轉向燈附近的油漆。

所幸三輪車司機沒有受傷，他手裡拿著半個車把很焦急，不停地把斷裂的車把放到斷裂處比試。

寶馬車主是位中年人，很焦急。車主說：「咱們各有損失，拉倒各自走路吧。」

三輪車司機說：「請交警來吧，是你撞我，你應該賠我車把。」寶馬司機說：「你那車值幾個錢，我如果去修，沒有二三千修不好，我給你五百元，算我倒霉。」

寶馬司機往袋裡掏錢。此時交警來了，交警公事公辦，拍照、詢問。

寶馬司機說：「得了，我出一千元，我有急事呢。」

交警問三輪車司機同不同意。司機不說話，只是一個勁前後左右看著他的三輪車。

寶馬司機把錢甩在三輪車上，說：「你知道我們生意人的時間有多寶貴。」

寶馬司機邊說邊發動了汽車。三輪車司機幾步就走到寶馬車的前面，用手推住了寶馬車，說：「就你時間寶貴，我也有急事，你把我車撞壞了，我就趕不走了。」

圍觀的人笑了。都說：「行了，別鬧了，一千元，差不多可以買一輛三輪車了。」

三輪車司機站在那，罵道：「就你的時間寶貴？」

眾人問他：「那你急著去哪？」

司機說：「家裡飯菜都準備好了，老婆等著我回家，你看，現在我怎麼回家。」

眾人哈哈大笑。

司機突然拿起三輪車裡的那沓錢，甩在了地上。這個動作讓許多人詫異不已，有人替他將錢撿起來，好心相勸：「你可以與誰都過不去，但不能與錢過不去。」

司機說：「那傢伙的話實在太傷人，難道咱們的時間就不寶貴了！」

司機說：「那傢伙的話實在太傷人，難道咱們的時間就不寶貴了！」

以同出版社，一九六一）曾經是我喜愛的詩集，他創作的路向也深深地感染過我。可惜一直沒機會見面，直到二〇〇四年，雲鶴過港，我才從路雅那兒認識他。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我十三歲那年，形象已經呈現：面帶孤寒，個子瘦小，宛若逗號。那一年，我帶著這形象遠離市區來到一所郊外中學讀書。

面對於此我寫下平生第一篇散文，取名《我愛山洞》（我的中學——重慶市第十五中學校位於歌樂山上的山洞）。

一個愛臉紅的物理老師竟然把一個少年學習風景的寫作用毛筆抄出刊登在校園學生專欄的牆上。

一連好幾天，我都要去那面牆下，駐足流連，一遍又一遍快速而緊張地讀著自己的「文章」。

大風颳得所剩無幾。秋天深了，風捲起破碎的文章以及其他破碎的紙屑，紛紛揚揚，然後隨意地把它們拋在潮濕的地上。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重慶郊區歌樂山一景



雲鶴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鶴，和與他有關的《容易被忽略的》《中國現代詩選》《送給他，他很高興，還把它在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上重刊。

沒與雲鶴連繫幾年，想不到雲端的詩鶴竟匆匆匆匆西去……

雲端的詩鶴西去

許定銘

十月和十一月的《香港文學》都有悼念雲鶴（一九四二—二〇一〇）的詩和文，原來他已於今年八月去世。

是急逝，文章卻沒有說清楚辭世的詳情，撰文者大概都不是他身邊的人。

我知道出生及成長於馬尼拉的華裔詩人雲鶴，是十六、七歲初學寫作時的黃毛小子，他的《盜虹》（菲律賓）

舊紙屑和我「自豪」的殘篇跑到校園的林蔭道、跑向操場。隨著同學們漸漸遠去的步伐，那「文章」的七零八碎也飄向一個更遠的寓意不明的遠方。

那笑聲是成長中無以言傳的意味，它既渴望獨自體會，又試圖與人分享。

在我的那些少年朋友中間，名叫三蛋的少年是最為古怪的一個，他喜歡暗中襲擊他所恨的人。

其實他恨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他曾告訴我他的母親經常赤身裸體在他面前走來走去。

恨，不是抽象的恨，也不是籠統的恨，它具體在每一個細小的細節上。

但更多的時候，我們會把恨壓制、轉化為一種表面的愛，把它包裝起來，只是內部的力量依然存在。

他隨身攜帶一把自製的樹枝彈槍，經常躲在暗處彈人。一個老師的光頭常常被他彈得鮮血直流。

「宋伯伯（這位老師姓宋，早年曾留學日本，很有知識，但因此而「犯罪」），你是壞蛋，不許戴帽。」

在這個有點敏感、從小失去母愛的少年的影響下，我開始寫作七言古詩或「振振有詞」的「滿江紅」。

時間太慢，古詩已不夠寫，「歌」又太多（我們當時讀過的「歌」就有《青春之歌》、《邊疆之歌》、《歐陽海之歌》）。

我和小顏決定乾脆也寫一部《校園之歌》。小顏以「大哥」的心情（他那時在我心中的地位已高於「薛霸王」小唐了）

我們並非陷入焦急的等待，我們到處可找到愉快。一個數學老師及時地將他的愉快送上來。

他身體若一根麻繩，皮膚卻細如凝脂，腳穿一雙特製的五公斤重的皮鞋，說是為了鍛煉身體。

我們平常吃到的同一道菜還是有些不一樣。朝鮮菜也崇尚辣，但和四川菜的「麻辣」不同，它是「辣」而不「麻」。

除了嘗到正宗朝鮮美食外，這裡的服務員還會為進餐的客人獻上《歡迎光臨》、《阿里郎》等朝鮮歌曲。

「平壤餐廳」套餐的價格為七十九歐元，來進餐的人都說還算「物有所值」。

聽了服務人員的講解後，我和朋友都非常虔誠地拿起用餐工具，開始品嚐各道美食。

那樣的風景，那樣的氣氛，那樣的感覺，那樣的……

那樣的風景，那樣的氣氛，那樣的感覺，那樣的……

那樣的風景，那樣的氣氛，那樣的感覺，那樣的……

那樣的風景，那樣的氣氛，那樣的感覺，那樣的……

那樣的風景，那樣的氣氛，那樣的感覺，那樣的……

那樣的風景，那樣的氣氛，那樣的感覺，那樣的……

那樣的風景，那樣的氣氛，那樣的感覺，那樣的……

那樣的風景，那樣的氣氛，那樣的感覺，那樣的……

那樣的風景，那樣的氣氛，那樣的感覺，那樣的……



雲鶴

我的鼻子也無緣無故地中了他一彈，當場流血不止；小唐，我另一個最愛講「薛仁貴征西」並無端端地硬要當我「大哥」的同學得知後，帶我去找三蛋。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膚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那知從我被彈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於害怕，就將血蘸在饅頭上吃下。

一個皮肉淺黑、小個子、厚嘴唇，說話急促而結巴的同學小顏走進了我的生活。



鄒世洪

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移居荷蘭多年的朋友帶我造訪了今年年初才在荷蘭開張的「平壤餐廳」。

「平壤餐廳」是歐洲第一家朝鮮餐廳，位於阿姆斯特丹近郊一個叫歐斯多普的小鎮。

驅車來到歐斯多普後，發覺這是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小鎮，周圍幾乎沒有什麼商業和娛樂設施。

進入餐廳，一股特別的朝鮮氣息撲面而來。牆上掛滿了各種朝鮮風情的畫作，人物、樹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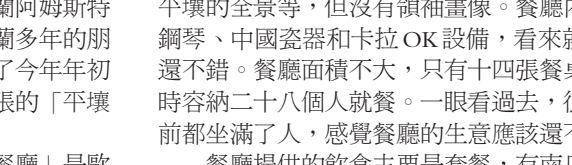
鐵錫釘，鑄出一枝梅或幾朵桃花。經過這一番「化腐朽為神奇」的加工，原本要報廢的紫砂壺，就可以身價倍增了。

力將壺壁撞裂，再請錫活兒藝人鑄上金銀銅的釘。這些，往往連鑄金、銀、銅、鐵的釘，也會相映成趣。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使得不少美好的東西離我們遠去，其中就有錫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

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當然，釘盤子銅碗中體現出來的節儉精神，我們還是要繼承的。

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當然，釘盤子銅碗中體現出來的節儉精神，我們還是要繼承的。



鄒世洪

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移居荷蘭多年的朋友帶我造訪了今年年初才在荷蘭開張的「平壤餐廳」。

「平壤餐廳」是歐洲第一家朝鮮餐廳，位於阿姆斯特丹近郊一個叫歐斯多普的小鎮。

驅車來到歐斯多普後，發覺這是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小鎮，周圍幾乎沒有什麼商業和娛樂設施。

進入餐廳，一股特別的朝鮮氣息撲面而來。牆上掛滿了各種朝鮮風情的畫作，人物、樹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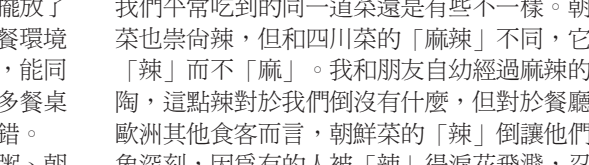
鐵錫釘，鑄出一枝梅或幾朵桃花。經過這一番「化腐朽為神奇」的加工，原本要報廢的紫砂壺，就可以身價倍增了。

力將壺壁撞裂，再請錫活兒藝人鑄上金銀銅的釘。這些，往往連鑄金、銀、銅、鐵的釘，也會相映成趣。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使得不少美好的東西離我們遠去，其中就有錫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

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當然，釘盤子銅碗中體現出來的節儉精神，我們還是要繼承的。

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當然，釘盤子銅碗中體現出來的節儉精神，我們還是要繼承的。



鄒世洪

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移居荷蘭多年的朋友帶我造訪了今年年初才在荷蘭開張的「平壤餐廳」。

「平壤餐廳」是歐洲第一家朝鮮餐廳，位於阿姆斯特丹近郊一個叫歐斯多普的小鎮。

驅車來到歐斯多普後，發覺這是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小鎮，周圍幾乎沒有什麼商業和娛樂設施。

進入餐廳，一股特別的朝鮮氣息撲面而來。牆上掛滿了各種朝鮮風情的畫作，人物、樹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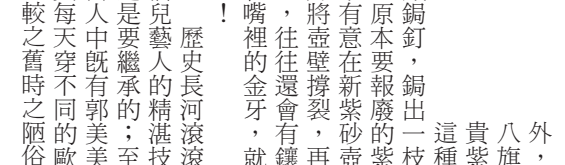
鐵錫釘，鑄出一枝梅或幾朵桃花。經過這一番「化腐朽為神奇」的加工，原本要報廢的紫砂壺，就可以身價倍增了。

力將壺壁撞裂，再請錫活兒藝人鑄上金銀銅的釘。這些，往往連鑄金、銀、銅、鐵的釘，也會相映成趣。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使得不少美好的東西離我們遠去，其中就有錫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

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當然，釘盤子銅碗中體現出來的節儉精神，我們還是要繼承的。

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當然，釘盤子銅碗中體現出來的節儉精神，我們還是要繼承的。



鄒世洪

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移居荷蘭多年的朋友帶我造訪了今年年初才在荷蘭開張的「平壤餐廳」。

「平壤餐廳」是歐洲第一家朝鮮餐廳，位於阿姆斯特丹近郊一個叫歐斯多普的小鎮。

驅車來到歐斯多普後，發覺這是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小鎮，周圍幾乎沒有什麼商業和娛樂設施。

進入餐廳，一股特別的朝鮮氣息撲面而來。牆上掛滿了各種朝鮮風情的畫作，人物、樹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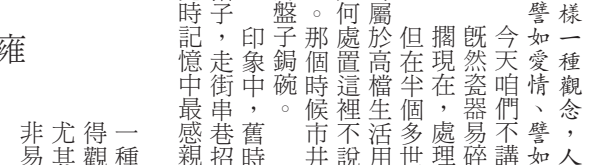
鄒世洪

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移居荷蘭多年的朋友帶我造訪了今年年初才在荷蘭開張的「平壤餐廳」。

「平壤餐廳」是歐洲第一家朝鮮餐廳，位於阿姆斯特丹近郊一個叫歐斯多普的小鎮。

驅車來到歐斯多普後，發覺這是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小鎮，周圍幾乎沒有什麼商業和娛樂設施。

進入餐廳，一股特別的朝鮮氣息撲面而來。牆上掛滿了各種朝鮮風情的畫作，人物、樹木、



鄒世洪

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移居荷蘭多年的朋友帶我造訪了今年年初才在荷蘭開張的「平壤餐廳」。

「平壤餐廳」是歐洲第一家朝鮮餐廳，位於阿姆斯特丹近郊一個叫歐斯多普的小鎮。

驅車來到歐斯多普後，發覺這是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小鎮，周圍幾乎沒有什麼商業和娛樂設施。

進入餐廳，一股特別的朝鮮氣息撲面而來。牆上掛滿了各種朝鮮風情的畫作，人物、樹木、



鄒世洪

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移居荷蘭多年的朋友帶我造訪了今年年初才在荷蘭開張的「平壤餐廳」。

「平壤餐廳」是歐洲第一家朝鮮餐廳，位於阿姆斯特丹近郊一個叫歐斯多普的小鎮。

驅車來到歐斯多普後，發覺這是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小鎮，周圍幾乎沒有什麼商業和娛樂設施。

進入餐廳，一股特別的朝鮮氣息撲面而來。牆上掛滿了各種朝鮮風情的畫作，人物、樹木、

鐵錫釘，鑄出一枝梅或幾朵桃花。經過這一番「化腐朽為神奇」的加工，原本要報廢的紫砂壺，就可以身價倍增了。

力將壺壁撞裂，再請錫活兒藝人鑄上金銀銅的釘。這些，往往連鑄金、銀、銅、鐵的釘，也會相映成趣。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使得不少美好的東西離我們遠去，其中就有錫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

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當然，釘盤子銅碗中體現出來的節儉精神，我們還是要繼承的。

活兒藝人的精湛技藝。當然，釘盤子銅碗中體現出來的節